

715.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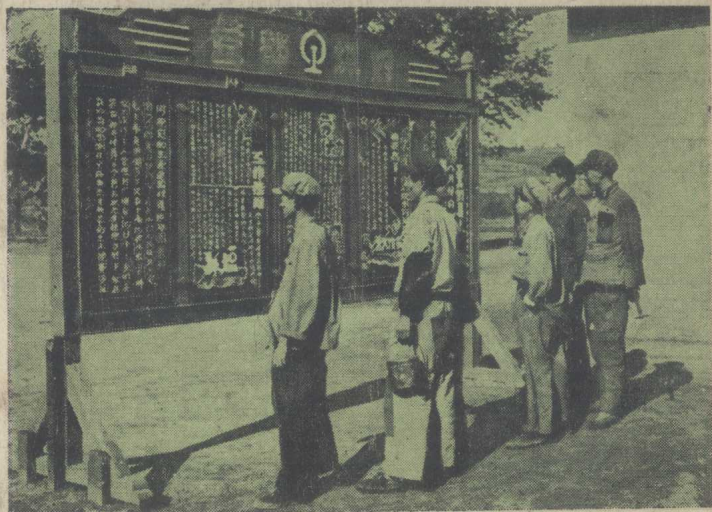
705

48329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車間委員

錢小惠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目次

紅旗的故事.....一

和解.....一七

車間委員.....三二

老潘的自覺.....五二

唐山雜記

一 下井日記.....七五

二 護廠.....八七

三 老田的轉變.....九四

四 現錢工人黃癩子.....一〇三

五	礦山的歌手·····	一一一
六	三班大競賽·····	一一九
七	審神的傳說·····	一二三

紅旗的故事

點名場的會剛散，裝修工老宋就沉不住氣：

「真丟臉，人家是人，咱也是人，爲什麼別組得紅旗，咱就得不到？」

「甯，你數老幾，人家是模範，你們呢？泡蘑菇，不害臊，還想得紅旗？」小伙子大偉揀了他一句。

「誰蘑菇？誰幹活藏奸！你，你……」老宋氣得鬍子直抖，臉都紅了。

組長走來，拉開了他倆：「又吵，有事開會商量好了，這，像話嗎？」

背後，王頭瞪着氣，三步、二步地闖過來，見到伙伴在鬧，便冲着說：「開會？算啦！這些反手活，都叫你們鬧的，要好好幹，今天能到這種地步！」

老宋正在氣上，攔不住火，一蹦多高，嚷道：「呵，是你沒領導好，是咱未幹到？咱們勁比四組少使了？咱們汗白流啦？嘿！自己不認錯，還滿攔咱們頭上，真太主觀啦！」

「我主觀？要我負責？」王頭氣得眼珠直翻，冲着老宋叫起來：「你行，你怎麼不當頭？你……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老宋一時對不上話，臉急得鐵青。

大伙兒再爭下去，准鬧事，三勸二勸，把他倆拉開了。

說實，王頭和組裏工友，早就有些小疙瘩，磨不開，解不下。老頭人是好人，幹活賣力，就是脾氣怪，有點死腦筋，段長開玩笑，背地給他起個外號，叫他：「趕麵杖」。平常，工友都了解他性格，總讓着他，不攔在心上。這回，段上展開紅旗運動，從月頭開始，到月底總結。大伙都加勁，玩命幹，獨有三組王頭，不看重這，認為只要好好幹，不出禍，就行。那知，剛才主任公佈頭十天成績，全乙丙檢包修組，四組第一，三組落個烏龜，大伙掛不住臉，特別是老宋，火性大，平時就有氣，今天實在捺不住，就和王頭鬧開了。

晚上，廠裏地溝邊路軌上，坐着七八個人，在開黨小組會。

「同志們！」車委周世雲，負責這個小組，他望望大伙，嚴肅地說：「第一階段競賽成績，今天公佈了，大伙有什麼反映、意見？組織上，爲了搞好這個工作，希望大伙都能談談。」

大個子李義，抹抹汚黑鼻子，伸了伸長腿，第一個說道：「白天，三組爲這事，糾攪起來

了。……」他把老宋、王頭鬧架的事，說了一遍。

「嗨！」三組老金閃閃眼皮子，嘆口氣，同意地說：「我們這個頭，真不好辦，遇事總強調客觀原因，對乘務員態度也不好，人家來找，他臉一板，說：『這些輕巧活，你們不會幹？我們借傢伙，你們自己幹去。』乘務員只好找『檢查補助』做，末了，加點的賬，就添在我們組上，十天下來，咱們就難看了。」

「是啊，大伙也儘對我反映：『咱們得不着紅旗，別做夢啦。』我說：『怎麼？』他們說：『人家乘務員來，他兩句話就頂回去了，他的方式，儘是破壞式的。』有的就說：『咱們白受累，算啦，混吧，搞出成績，也給王頭打消了。』」

大伙你一言，我一語說了不少。

老周沉思地聽着，隨後，眉頭扭起來，慎重地說：「我們查查原因，究竟在哪兒，是不是因為王頭主觀性大，工作起不來？還是有的工友不願幹，落後，存心挑撥，不願意搞呢？」

「這不是幾個人的意見，組裏工友，普遍都有這種反映！」

「不信，可以查查。他就是那倔脾氣，有時人家有事找他，他偏不收，反駁一大堆，事後，又不聲不響給人做了。就這樣，憑白得罪好多人，技術主任說：『你們王頭啊，是個『活魚甩死

賣」，他的政治太高啦！」

屋裏揚起一陣大笑，有人說：「怨不得人都叫他「傍政治」，人不壞呢！」

最後，根據大伙意見，得出結論，認為主要是王頭個性太強，方式不够民主，把他搞好，工作就起來了。

第二天，工會陳穎同志，來找周世雲了解情況：

「怎樣，有什麼問題、反映嗎？」

老周把昨天會上情形，大致說了一下。

「好，你繼續搜集意見，能解決自己解決，不能解決，反映上來。」她沉重嚴肅的說：「根據這情形，三組是個典型，你該負責好好把它帶起來。」

陳穎走後，老周望着她的背影，呆呆地站了會，隨即，狠狠咬了一下厚唇，想道：「這，是黨的任務。非搞起來不行！」

中午，老周到三組去，見劉文翰正在桌邊吃飯，就在對面凳上坐下，把打算搞好三組的決心，和他談了談。

老劉剛聽半截，把吃了半邊的餚餚，往桌上一拍，說：「好！大伙也是這份心思，奪這面紅

旗！——可是……」他又猶豫起來：「王頭那邊，怎麼辦呢？」

老周悄悄向四面看看，見沒外人，放低聲音說：『所以，我爲這事來和你合計，大伙都知道，王頭，是個好人，就是思想有些毛病，這也不是硬來，就能見效。我想，你和他工作接近，常在一起，最好多跟他團結，隨便談談，拿些道理幫他。……』

『怕難吧，你知道他一腦瓜的軸油，再怎麼開化，也不定準能聽我的話吧！』老劉沒有信心。

『別忙，你先儘力開導他，我再找他談談，找找病根，如真沒效，再另計較。老劉，我們是黨員，黨員要有信心，起帶頭作用啊！』

老劉沒再聲響，「黨員」二字，提醒了他的責任心，他肯定的點點頭，答應了。

晚上，拾掇好工具，王頭末一個離開了現場。剛走不遠，正遇到老周打工會出來。二人就一路出大門往街上走去。

老周望望王頭，問道：『活不少吧，這二天累啦。』

『哪天都閒不了，老骨頭也慣了。』王頭隨口答道。

老周又半帶自語的說：『解放二年來，大伙情緒都不同了，特別是紅旗運動掀開，誰都知道

是爲國家創造財富，一個個猛打猛追，沒命的幹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停頓了一下，「你們組，也加足勁了吧！」

王頭咬着牙根，顯然有點苦惱：「前天競賽總結，你沒聽到？唉！你要在裏頭，真把你急死，他們儘不團結，還怨我主觀、不對。」微微停頓一下，他又沉重地接下去：「當然，我也有錯，不管多好的人，也有缺點，沒有，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你知道自己有錯，就取大伙意見試試，不行嗎？」老周逼上去說。

「不，不。我要採取大伙意見，更不行，更不好辦。」

老周同情的望着王頭：「王頭，你工作辛苦、努力，就是做得不够，不是你不够，是你幫人不够，你要把大伙帶起來，別說紅旗，得什麼都行啊！」

王頭猶豫的舐着嘴唇，咂了咂嘴，嘆口氣，沒有作聲。

不久，兩人就分手了。

王頭跨進家門，指針已是九點多，心裏很悶，不知是累，還是不痛快，一手把飯盒擡在桌上，一邊就在櫈上呆坐起來。深陷的眼窩，顯得更灰暗、空虛了。

大兒文林正在寫字，見爹來家不說話，氣色又不好，就上前問道：

『爹，不舒服嗎？』

王頭搖搖腦瓜，沒有作聲。

『唉，黑天，一宿宿給你等門，白天幹，黑天幹，人家得模範，你得了什麼呢？』婆媽聽到老頭回來，一邊唸咕，一邊從裏屋走出來。

『別說，別說啦！我什麼都不要，只要社會發展了，比個人的福利、名譽什麼都好。』王頭不耐煩的搖動膀子：『廠裏生產競賽，咱們沒得紅旗，大伙就翻了家啦，要是早回來，更得不到啦！』

大兒見這情形，心裏有些難受，他在革命大學待過幾個月，畢業後因體力弱，留在這邊派出所，政治上懂些，平時從外人嘴裏，也聽到父親在廠裏的事，因此，這時走過來勸道：

『你老在廠裏做工，得明白這點，能力不是你一人的，得採取大伙方法。十人使多大勁，你一人使多大勁？你五六十歲了，把你累死，你幹得出十幾個人的事？你幹不出來，你要想個好法子，把大伙發動起來，一人獨裁的性質，是不行的。』

王頭見又有人來反對，這回不是外人，却是自己孩子，心裏感到一陣刺心的痛苦，痛苦中心裏却又捉摸不定起來，覺着自己的理也許不對，但又好像自己的理又對，內心激烈的矛盾，一時

想不出詞，就沒再說。

吃過晚飯，王頭早早上炕睡了，身子很累，腦子却靜不下，老沒能睡。三更天時，看看大家都睡熟了，就無聊的爬起來，摸了烟袋，跑到院裏，打起火來吸烟。他抬頭看看，藍黝黝的天上，一溜晶亮的星斗，斜掛在東方。他納悶的想道：「伙伴說我不對，老周說我不對，連自己小子也說我不對了，我活這麼大啦，五十多年，真是白過了嗎？……」轉念，他又想道：「不過，孩子不會對父母偏心的，再說，他受過革命的正式教育，革命大學，這個知識高啊，他們指點什麼不知道啊，指點我的作風不合理，就得慢慢改造，這點父母還不信嗎？」他冷靜地點了點頭：「是的，老年人，光知道幹活，走那個路線，是不太明白的。……」望望天上的星斗，想起孩子們唱的歌詞來：「毛主席好比指路星……」不禁熱情的霎了霎眼——毛主席最明事理，要是他知道這事，告訴我該怎麼做，有多好啊！……」一陣冷風吹來，驚醒了他，磕掉烟袋裏烟灰，人忽然感到精神起來，他果斷的點了點頭，「他們的話也許是對的，我先照這樣做着試試看。」

白天，王頭在廠裏，望着機車邊來去忙碌的伙伴，心裏不覺有些難受：「唉，一個個結實的小伙子，要都好好的聽指揮，團在一塊幹，多好呢。嗨！一組大小三十來人，就是不服從我的，

「週轉」……」

確實，王頭是有些傷心，幾十年來，一直在鐵路上，從當學徒工幹起，什麼苦都吃過，挨打、受罵，好容易熬到今天，整年在機車上團團轉，大小零件摸得一清二楚，閉眼也能裝個卸個不離。拿伙伴說，有幾個是跟他一塊早進廠子的？除了鍋爐房張師傅，水泵組陳頭幾個老人外，其餘都是隨後上段的，不談手藝，單論年月，也沒人趕過他啊。解放後，新的生活展開，一切人都渴望地尋求各種新的知識充實自己，王頭參加了很多大會，聽到不少新名詞，就大量地使用起來，但文化低，理解力淺，常常用得牛頭不對馬嘴，年青小伙子聽了，有時忍不住笑，他却照常正經的說着，總認為自己場面多少比他們見得多些，而今天，出乎意外，這幫小伙子却壓到他的頭上，說他主觀性大，工作有缺點。要在過去，他早跳起來了，可是這已是共產黨的年頭，共產黨主張聽羣衆意見，重視羣衆，他認為自己也得把性子捺下，冷靜的考慮問題。

他想起，三組成績差，也許是記賬的有鬼，心想：『咱加點幹五分鐘，他記一點鐘、二點鐘，咱也沒跟他聯系，誰知道寫錯沒錯。』頓時，就勁頭十足的跑去查看賬簿，結果忙了一陣，也沒查出什麼不對，又懷喪的搭着腦瓜走回來。

他帶着不自然的謙虛神情，看看每個從身邊擦過的工友，他想說些心平靜氣的話，可是誰都忙着，沒人留意他今天精神上不同的表現。他熱心地跑去軸箱邊幫忙，講解活計的道理，又感到

大伙仍像往常一樣看他、聽着他說，沒有什麼明顯、不同的反應。

雖然這樣，他也沒有灰心，他以爲自己做得不够，也許還欠些誠意。

當他爬進地溝，幫學徒卸零件時，終於得到些寬慰。他一面拆卸，一面有點不自然的向春生說：『噯，春生，你說，我們能得紅旗嗎？』

『紅旗？』春生顯然有點驚奇，他沒估到王頭今天會問這個：『哦，這不是簡單事，要全組人，沒半點疙瘩，一個心地往前幹，才能得的。』

『你看，我們能有希望嗎？』

『我們？三組？』春生懷疑自己沒有聽清。

『是啊，我們人手並不比外組差啊，比方……』

『嘿！』春生沒再說話，他想起這回公佈的單，四個組，三組是個龜。競賽開始時，王頭却一點不注意，現在竟想得紅旗？這不是逗玩麼？

『我知道，大伙對我有意見，說我沒能領導好，壞了事。你說，該辦才對呢？』王頭熱情地繼續說。

春生恍惚感到邊上有個東西在擺幌，一看，是一隻大腳，原來，劉文翰發現他倆在談，已蹲

清聽好大會了。

老劉見他們活已幹完，就拉了他倆上來，三人並排坐在鐵軌上談。

『實話，』老劉擦擦沾滿油泥的手，瞅着王頭，接上說：『大伙都說你人好，好比是父親，我們都是你兒子，可是，大伙辛辛苦賺來錢，你都胡花了。就像大伙受苦受累賣力，好容易得些成績，你反把人得罪了。人家不找咱，叫「檢查補助」做，咱們血汗白搭了。』

『那不是段上明文定的嗎？二十四件小活，乘務員都得自己做，這是他們貪懶啊！』

『是的，有規定。』老劉耐心的說道：『可是，起手學，總有些還不會，咱幫着做點，也沒有什麼不對，別組不也這樣嗎？王頭，你幹活賣力，伙伴也不壞，就是這些未弄好，把紅旗誤了。』

春生一旁聽聽，來了勁，也痛快的提了幾點意見，王頭低着頭，一直未言聲。

這次，三人一塊談了老半天，王頭的心，好像渾水經過一陣大雨沖洗，漸漸澄清了起來，他的眉頭緊扭在一起，臉上湧出幾條深陷、痛苦的老紋，他開始整個動搖，懷疑起自己過去的行動。

從這以後，他就常和工友們在一起，一邊幹着，一邊談着，想從談話裏找到些真理。平時熊

度，也變得謙和些，不大堅持個人的意見。處理事情，考慮也多了。

組裏有些工友，漸漸也感到：王頭在變啦。

第二階段結束時，三組的成績，從末一位，上到第三位。

傍晚，工會陳穎同志走來找老周：『三組多少是起了點勁，但不大。他們頭個階段，未得旗，二個階段，未得旗，第三個階段，無論如何要得到紅旗。你是一個好黨員，我想你會完成這個任務的。』

老周有把握地笑着：『放心，得不到，就找我要！』

第二天晌午，老周抓緊時間，端着碗，臨時召集黨員開了會，大伙一邊吃，一邊熱烈的討論。

老周興奮地看看大伙：『三組，頭一次最落後，第二階段，有轉變……』大伙一致囁起來：『對呀，對呀，有轉變！』老周揮揮胳膊繼續說：『不過，這還不算完，我們要保證，他們在末個階段上，得第一！』他緩口氣，平靜了自己：『條件雖說高，我想上邊這樣要求是對的，原先一二人動員，還不够，現在，我們要發動積極份子，大伙都來動員他，不要用打擊……』

老周說完，大伙談了些意見，最後，定出具體辦法，分了工，就上班。

老周回到屋裏，不多久，抬頭，見王頭來了，臉色有些不正常，不安地換換案上的虎鉗，好像想穩下自己的心情，就站起來迎他。這時，王頭心口像哽着一塊又酸又熱的東西，想說說不出來，半天才抖着嗓子，激動地說道：

「老周，頭個階段是我犯了主觀，還不承認錯誤，二個階段也是我鬧的，你是不是能幫我開個會，向大家認錯……。」

老周先吃一驚，然後看看王頭神情，才明白他是誠心誠意，就熱情的抱着王頭胳膊，說道：「好，我一定幫你，今天，你能澈底明白自己過錯，這是你的進步。」

「起初，我不信自己有錯，聽你們好幾人都這麼說，我心裏就覺着幌盪了，我想：是啊，我貪黑戀夜的幹，飯也顧不得吃，爲什麼還幹不好？後來，我就照你們的話去做，這回公佈成績，我完全信服了。是我不對，過去，我主觀性太大……。」王頭聲音顫抖得很厲害，他太激動了。

「你怎樣認識這事的呢？」

「過去，我沒跟大伙聯系，認爲只要東西澈底搞好，把活幹好就行。……。」

「是啊！」老周高興起來：「他們四組得紅旗，主要就是大伙關心反手活，跟乘務員聯系好，下班總留二個人守着，有活來就做。」